

试论汉语模糊修辞

吴 家 珍

汉语中模糊修辞的方法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它启发人们对一些言语现象多角度地进行思考。本文拟从模糊语言与模糊修辞的区别、汉语模糊修辞与我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关系、汉语模糊修辞的一些表现形式、汉语模糊修辞与准确性之间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一些探讨。

一、模糊语言与模糊修辞

为了对模糊修辞有清晰、明确的认识，必须区分两个既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概念，即模糊语言与模糊修辞。

语言是具有模糊性的。以汉语的词汇为例，副词在表时间、状态、范围、程度时，它们都具有模糊的特性，例如：“很”、“最”、“非常”并无确定的外延，而形容词“大”与“小”、“长”与“短”、“肥”与“瘦”，名词“中年”与“老年”之间也没有清晰的、严格的界限。“这种不能精确划定范围的‘类别’，在人的思维中，特别是在模式识别、信息传递和抽象中却起着很重要的作用。”^① 在信息传递中，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例如在向一位教练介绍运动员的身体状况——身高一米九、体重八十公斤；如果是朋友之间泛泛而谈，就不必那么细致，只需用模糊词语“魁梧”，对方能够明白，也就达到交际目的了。语言的模糊性能够适合言语交际中的多种需要。

模糊语言的研究，还刚刚开始。许多问题还有待于深入地开掘，不少语言学者首先着眼于语言要素的分析，如现在已有一些论文，分别讨论了语音、语法、词汇的模糊性。跟其他事物一样，研究中，要分析事物之间的辩证关系，注意全面性，例如语义的模糊性，“是指语义所体现的概念外延即概念边缘区域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而其中心区域，此一概念和彼一概念还是清楚的。”^② 否则，就会从根本上否定了语言的交际功能。

模糊修辞则着眼于言语活动的规律，是在自然语言模糊性的基础上，有意选用语音、语法、词汇方面模糊的言语形式，利用词语辞面与辞里的差异等，提高言语交际的效果，从而符合言语表达中“表心、适境、得体”的规律。辞面是指人们在字面上可以收到的信息，辞里是指不能从字面上直接收到的潜在信息。辞里与辞面两者之间的差异是在一定的言语活动中表现出来的。言语环境（包括书面语体中上下文的配合）是模糊修辞赖以生存的条件。

模糊修辞不是去探讨自然语言本身的模糊性质，而是去研究在言语活动中模糊手段的表现形式、运用范围及特征，探讨如何利用模糊语言现象来提高表达的水平，它属于修辞学的范畴。例如：

① 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两

国人民的往来中断了二十多年。现在，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友好往来的大门终于打开了。

(1972年周恩来同志在欢迎尼克松总统宴会上的祝酒词)

② 我扑向落地玻璃窗前，嗬！
好一个壮丽的海！既古老又时髦，既陈旧又崭新的广州全淹没在这灯海里了。

关夕芝：《家庭教师日记》见《小说选刊》1987年第6期

例①中选用的模糊词语“大家都 知道的原因”，能十分得体 地 谈及过去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说到而又不直接点破，使得双方都能够接受，这是模糊修辞运用于外事活动中的语言范例。例②中的“既古老又时髦”、“既陈旧又崭新”，从辞面来看，前后是矛盾的，表意是“模糊的”，但是，从辞里来看，这种言语模糊手段准确地描绘出古城广州今天生机勃勃的气象。它表达新颖，能够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

总之，模糊语言是指自然语言中存在着某些不精确的、不确定的因素，这些因素使自然语言具有模糊的性质；模糊修辞是指：在言语活动中，有意地利用模糊语言现象来提高交际水平。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

二、汉语模糊修辞与我国传统的思维方式

模糊修辞不只是汉语中才有的语言现

象，在其他的语言中，模糊修辞的例子并不罕见。例如在一些联合公报中，英语常常运用“extensive”（广泛的），“same spirit”（同样的精神）等这类意义比较广泛的词语，通过模糊修辞，取得良好的交际效果。应该强调的是：与西方语言相比，汉语具有重意会、重流动、重虚实、重具象的特点^③，汉语模糊修辞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是与我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作为东方民族典型代表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较浓厚的模糊特征^④。在思维的习惯、心理的结构、审美的情趣方面，我们常常从总体出发，追求整部作品的风格和韵味。如我国的绘画艺术常用象征与写意的手法，不拘泥于某些细节的精密描绘，而要求创造想象丰富、韵味深远的意境。齐白石为清人查初白的诗“蛙声十里出山泉”而作的画，便是一例。白石老人并没有细致地画出许多张着嘴不断鸣叫的青蛙，而只是用简练的几笔，勾画出远山、乱石、流水、蝌蚪，从整体意境上，巧妙地表现出山泉淙淙、蛙声不断的美好意境。清中叶的“扬州八怪”，则提倡“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这些都表现出我国作画构思中鲜明的写意性。

我国的书法艺术，也注意结构的匀称、总体的气势、常常集诗画、书法与一炉，使人们获得综合性的美感。

在审美的情趣上，人们推崇那种“若隐若现”，“似露不露”的佳作。谢榛在《四溟诗话》中有这样一段文字：“韦苏州曰：‘窗里人将老，门前树已秋。’白乐天曰：‘树初黄叶日，人欲白头时。’司空曙曰：‘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三诗同一机杼，司空为优。”仔细体会、分析这些字句中的意味，加以比较，前者比较直白，司

空写得最为“模糊”，对“老”和“秋”二字并不直接点明，而是给读者提供了两幅生动的画面，让读者在两个画面连接组合的过程中，运用自己的联想去体会其中的意境和韵味。从中可以看到模糊思维在审美情趣上的作用。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模糊特征必然对汉语的运用带来一定的影响。从我国较早的文学语言来看，不少作品已经运用了模糊修辞的方式。《诗经》中有这样的例子：

③ 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
《诗·小雅·大车》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箕星在南方，但是它不当做畚箕来簸米扬糠；斗星在北方，但是不能把它当做酒器来酌取酒浆。其中的“箕”和“斗”，都关顾到两个意思，人们故意利用语言本身具有的模糊现象进行修辞，使文词写得灵巧活泼。纵观历史，先秦两汉、魏晋、唐宋、元明清，直到今天，在言语活动中，都存在着模糊修辞的现象，而汉语模糊修辞，又从一个方面，加深了思维形式上的模糊特征。在写作和欣赏语言的活动中，运用模糊思维能够使人们更好地表达思想感情，领会作品的意境。例如秦观的浣溪沙词中有这样两句：“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乍一读来，似乎有些费解。“飞花”和“丝雨”这些本来已是具体的实物，却用比较飘渺、抽象的“梦”和“愁”去比喻，这样设喻有什么好处呢？在极不相同的个体之间，留有较大的“空白”，容易给人以新鲜的刺激，产生新奇感，从而进行多方面的联想：用梦譬喻飞花，那飞花便轻盈得无声无息，无痕无迹；用愁譬喻丝雨，那丝雨

便细密得无穷无尽，无边无际^⑤。这种不够具体的喻体，增加了一定的“模糊度”。从某种意义来说，具有适当的、一定的模糊度、能够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产生欣赏的美感，更好地去体会作品中表现的情态。

现代汉语中也不乏其例。曹禺在《北京人》第三幕中，有这样一段舞台指示语言：

这来自遥远的、孤独的角声
打在人的心坎上，说不出的熨贴
而又凄凉，象一个多情的幽灵独
自追念着那不可挽回的渺若烟云
的以往，又是惋惜，又是哀伤，
那样充满了怨望和依恋，在薄寒
的空气中不住地振抖。

作者选用“一个多情的幽灵独自追念着那不可挽回的以往”来表现那角声的凄凉和哀伤。“幽灵”是飘渺、虚幻的，用它充当喻体，匠心别具。它能够调动读者的想象力，去捕捉和体会这段语言中所蕴含的凄切、哀怨的情感。

总之，我国传统思维方式具有的模糊特征，对汉语模糊修辞有着重要的影响，我国文学语言中以实喻虚、移情于物的手法也往往通过模糊思维达到良好的修辞效果；而模糊修辞又从一个侧面加深了我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的模糊特征。

三、汉语模糊修辞 的表现形式

汉语模糊修辞的表现形式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总结、归纳，“语义”是一个较好的角度。

丰富的语言实践告诉我们：语义的研究是修辞学的重要内容。由于它的变化，使得言语活动五光十色，千姿百态。“美国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计算机科学系教授哥根指出：‘人对自然语言的理解，其本质也是模糊的。’他不同意下述观点，即认为理解人的自然语言必须以严格的句法结构作为基础。他造了一个不含英语语法但仍能为人们所理解的句子，说明不含语法的句子也同样可以充当交际手段。由此他得出结论：‘语言理论的模糊本质是以语义为基础的，语义比句法结构更为重要。’”^⑥ 哥根教授反复强调了语义的重要性，笔者认为这在模糊修辞的研究中，也是适用的，因此，我们选择从语义的角度来归纳、分析。

从语义来看，汉语模糊修辞大致表现为下面的几种形式：选用模糊词语、语义上的虚化、省略、跳跃、闪避、矛盾等形式，它与一些辞格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1) 选用模糊词语。出于表意的需要，有意运用那些意义宽泛、不够确定的词语。例如：

④ 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⑤ 为了保证公民权利的实施和逐步扩大，草案还规定了国家相应的基本政策和措施。

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

例④中选用了“必要时”、“具体情况”这些模糊词语，使文词用得准确、得体。因为特别行政区的建立，牵涉到多方面的问题，措词应该留有余地，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例⑤中的“相应”也是选用了模糊词语，它使表意简洁、精当。

(2) 虚化。这种修辞现象是指一些本来具有实实在在意义的数词，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失去了原来的意义，而表示其种、属的范围，意义虚化。例如：

⑥ 大弟的生意兴隆，工资虽然不高，那奖金却是谁也弄不清楚的，特别是过年的时候，什么钱你不必问，签个名便把信封灌进衣袋，原封不动地交到老母亲手里。汪师母拿得手都发抖了，七七八八就有一千几。

(陆文夫：《清高》)

见《小说选刊》

1987年第7期

⑦ 祖国，我知道你对我的爱，昨天，我唤你一声，你借群山亲昵地应我十声；我撒下一粒种子，你让大地诚挚地花开十朵；我怎能忘记——你的泪，你的微笑，你的清贫和慷慨，以及痛苦浸透的沉默！

(李瑛：《美国之旅》)

例⑥中的“七七八八”，并非实指七、

八两个数目，而是灵巧地表示“许多零散的东西加在一起”的意思，意义虚化了。例⑦中的“十”本是个确定的数字，诗中虽然还是指数目，但在表意上却发生了变化——泛指其“多”。

(3) 省略。是指在言语表达中，故意省去在一般常规中应该说清的意义，从辞面上看，似语意未尽，表意含糊，但实际上，加深了表意的内涵，便于细致地传达复杂的思想感情。例如：

⑧ 四嫂：大妈，别再老八板儿啦。这年月呀，女人尊贵啦，跟男人一样可以走南闯北的。您看，自从转过来年，这溜儿女孩子们，跟男小孩一样，都白种花儿，白打药针，也都上了学。唉，要是小姐子还活着……
疯子：那够多好呢！
四嫂：她太……（低头疾走入室）

（《老舍剧作选》·
《龙须沟》）

⑨ 梦梅：我——我上学了，我也不怕。
老仆：既然你们两位都不怕，让我坐下来，跟你们说。先生，我老实告诉你，这间屋子，有……嗳呀！阿弥陀佛。

田汉《湖上的悲剧》

例⑧中四嫂的两次对话，都运用了语意未尽——省略的形式，细致地传达了四嫂思念女儿的悲痛感情。例⑨中，老仆在向客人介绍一间住房，他只说：“有……嗳呀！阿弥陀佛。”有什么呢？字面上没有说出，但是，看看上文，知道省略的是人们常常避讳的“鬼”字。没有说出，比说出来更加“动”人心弦，它使得气氛紧张，增添了阴森恐怖的气氛。

(4) 跳跃。这是指若干连用的独语句式，在描绘景物、表现气氛时，是组成一个整体去表情达意的，若细致地分析句间意义的联系，却又是不大确定的，这就具有了“模糊因素”。人们并不去细究其间的细微关系，而是着力去表现或捕捉总体的印象。例如：

⑩ 被这次成功的预报保存了生命的成千上万幸运的人们，欢呼着，夹道欢迎这些能够征服自然的英雄。彩旗，鼓乐，美酒……科学家醉了！

钱纲《唐山大地震》

“彩旗”、“鼓乐”、“美酒”……连用的三个独语句式，反映了对科学家们强烈的感激之情，表现了人们热烈庆贺的盛况。但在这些连用的独语句式之中，却很难区分出：是先有彩旗飞扬，然后鼓乐齐鸣，最后以酒祝贺；还是在彩旗飘扬的同时，又奏乐，又喝酒；抑或是旗鼓在先，最后喝酒？这些，可以随读者去想象，具有模糊的因素。作者的注意力不在于句间意义的细小处，而是着力强调那种鲜明的欢乐气氛，反映整个热烈的场面。

鲁迅先生在他的《秋夜纪游》一文中，也运用了这样的修辞手段。

⑪ 租界也还有悠闲的处所，是住宅区。但中等华人的窟穴却是炎热的，吃食担，胡琴，麻将，留声机，垃圾桶，光着身子和腿。

作者连续运用独语句式，把1933年前后中等华人“窟穴”的情景，形象地揭示在读者的面前——那是从听觉、嗅觉、视觉、触觉方面都能感觉到的一个又脏又热、闹闹嚷嚷的世界。这是用粗线条勾勒的一幅中等华人夏夜生活的图景，其中有些细微之处，可以不去理会。如“吃食担”、“胡琴”、“麻将”、“留声机”、“垃圾桶”、“光着身子和腿”它们之间的位置是模糊的。“吃食担”在“胡琴”的左侧，还是右侧？不清楚。“垃圾桶”离“吃食担”有多远，也没有交待……这些模糊的因素，在连用的独语句之间存在着，但是，它丝毫不影响表达的效果。这些具有鲜明特征的事物，一连串地组合在一起，把“中等华人”的生活情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使人过目难忘。

(5) 闪避。这是指：由于交际目的、环境的限制，需要把话说得不够具体，因而故意避开那言语的核心部分。例如：

⑫ 那大嫂看着手中的车票，眼里含着热泪说：“大兄弟，你叫什么名字？是那个单位的？”雷锋笑了笑，心想这大嫂真有意思，大概还想还钱呢，就说：“大嫂别问了，我叫解放军，就住在中国。”

陈广生《人民的勤务员》

大嫂询问姓名、地址，打算将来还钱答谢，雷锋知道对方的意图后，故意选用意义范围较大的词语，只说解放军而不说明所属的部队，只说住在中国，又没有详细地址，故意把话说得笼统模糊，避开交谈的核心，使对方难以找寻。

古典名著《红楼梦》中，也有这类的例子，如：

⑬ 宝玉道：“既是这屋里的，我怎么不认得？”那丫头听说，便冷笑一声道：“不认得的也多呢，岂止我一个。从来我又不递茶递水拿东西，眼前的事一件也做不着，那里认得呢？”宝玉道：“你为什么不做那眼前的事？”那丫头道：“这话我也难说。”

“这话我也难说”避开正面回答，似乎没有说明问题，而实际上则表示了压抑、无处诉说的凄苦，反映了她“自不由己”的处境。

(6) 矛盾。将若干辞面矛盾对立的词语或句子，组合在一起，描写复杂的事物，表达深刻的哲理，反映事物之间的辩证关系。例如：

⑭ 我徜徉在这热闹的街头四顾，灿烂似锦，似花，但我却看不出它的美丽。我感到了这里的复杂，却不认为有多么神秘。这里有一切，这里没有我。但又象一切都没有，唯独只有我。我走在这里，却与这里远离。好象我有缘，才走在这里；但我们

之间仍是缺少一丝缘分，我在这里只是一个偶然的，匆忙的过客。

丁玲《曼哈顿街头夜景》

这是丁玲 1981 年到美国讲学后写的一篇散文。曼哈顿区是纽约的一个繁华的市区。引文中有一些看似矛盾的语句：“我走在这里，却与这里远离”；“好象我有缘，才走在这里，但我们仍是缺少一丝缘分……”它们表现了作者——一个历尽坎坷、久经磨难的战士的思想境界和生活追求。在“有缘”、“无缘”的模糊手段之中，深情地表露了她对祖国的一片赤子之心。

⑯ 我沿着这无声的滔滔金海，
顺城头走去。这座熟悉而又
陌生的城市，引起我多少缅
想。

魏钢焰《艳阳漫步》

“熟悉而又陌生”似是矛盾的，但它却准确地写出“我”旧地重游时，被眼前崭新的环境、巨大的变化所震撼的心情。

辞格中的比喻、比拟、拈连、双关、婉曲、夸张等，也都是在“模糊”之中，起到各自不同的修辞作用。以比喻为例，它的修辞作用是化未知为已知，化深奥为浅显，化平淡为生动，化抽象为具体，但是，在比喻中是怎样“化”的呢？可以从模糊修辞的角度，对这些语言现象加以解释、说明。例如：

⑰ 象云一样柔软，
象风一样轻。

比月光更明亮，
比夜更宁静——
人体在太空里游行。

艾青《给乌兰诺娃》

例中运用比喻，赞美苏联芭蕾舞演员乌兰诺娃优美动人的舞姿。作者运用“云”、“风”、“月光”、“夜”、这些人们熟悉的事物，激发人们的联想去表现她舞姿的轻盈与恬静，但这些事物毕竟不是舞姿（本体），而是帮助人们去认识的相似事物（喻体），它们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联系两者的是相似点，其中就蕴含着模糊的因素。正是借助又准确又模糊的“相似点”，这些比喻才能在读者的配合下，以此喻彼，把乌兰诺娃的舞姿生动、形象地表现出来。

上述其他的辞格，也有相同的情况，就不一一举例了。

四、模糊修辞与准确性

一谈到模糊修辞，似乎就不准确了，两者之间有没有矛盾呢？这是需要明确回答的问题。

模糊修辞与准确性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模糊修辞的各种形式就是为了达到准确地反映事物，准确地表达思想感情的目的。辞面的模糊是为了表意的准确。

下面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去分析：

首先，从概念上看，模糊修辞是修辞学范围中的一个部分，它们是种属的关系，两者的目的致，都是要达到准确、鲜明、生动的修辞效果，而准确性是第一位的。

其次，从言语形式和表达的内容、目的来看，不是一对一的关系，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为了准确地表达思想，并不

只有一种言语形式。有时，意义明确的词语可以使表意准确；有时，运用模糊词语反而更加合适、妥贴。例如赵紫阳同志在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的答谢宴会上的祝酒辞（1981年3月25日）中说：“在过去的几天中，我同总统阁下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会谈。……我们对许多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加点的词语都是模糊词语。在外交活动中，这些模糊词语，既有概括性，又有灵活性，表意灵巧、得体，达到了准确的修辞要求。

最后，从言语的事实来看，丰富的语言现象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不少语言范例是模糊修辞与准确目的完美统一的精品。例如鲁迅的《立论》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愿意既不骗人，也不遭打。那么，老师，我得怎么说呢？”
“那么，你得说：‘啊呀！这孩子啊！你瞧！多么……阿唷！哈哈！
He He! He! he he he!”

这是一段精彩的描写。作为教师，不能直接了当地告诉学生“骑墙”的处世哲学。鲁迅通过选用“多么……阿唷！哈哈！He He……”这些模糊词语，准确地表现了这位教师的处境和性格，把他的心理状态写得入木三分。

运用模糊修辞达到准确效果的语言现象，不仅在现代汉语中存在，古典文学作品中也很常见。例如《三国演义》中对诸葛亮外貌的描写：“身长八尺，面如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飘飘然有神仙之概。”“飘飘然有神仙之概”到底是什么样子？用不着细究实写，在这“模糊”之中，能够激发读者的想象力，从而准确地表现了诸葛亮聪颖不凡的气质和潇洒轩昂的神态。又

如苏轼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的开首两句：“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象花又象不是花”，从辞面看，这与题目联系不上，前后意义矛盾，但正是在这种矛盾之中，有其丰富的含意。两个“似”字，象是这样，又象不是这样，使人产生一种若即若离的感受——正因为它象花，才引起人们的怜惜之情，又因为它不象是花，才使得人们毫不可惜，任其飘来坠去。“模糊”之中，揭示了杨花的特点，写得确切、巧妙。

总之，汉语模糊修辞的目的就是要达到表意的准确性，两者之间，没有矛盾。

汉语模糊修辞的研究，使我们能够从一个新的角度去审视，分析汉语中的各种言语现象（包括过去已经归纳过的），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可以更加全面地去分析、解释言语交际中的一些问题。例如不少修辞学著作和教材中，谈到比喻的运用时，大都认为：比喻的喻体应该是那些具体、形象的事物。然而，现在从模糊修辞的角度以及汉语的语言实践活动来看，这种提法显然还不够全面。有时，为了某种目的、情境的需要，一些比较抽象，不够具体的事物，不但能够充当喻体，而且还会在“模糊”之中，收到良好的交际效果。

汉语模糊修辞的研究，决不限于文艺语体。由于我国经济的发展，汉语模糊修辞研究在应用语体方面，有着广阔的前景。这就更需要从理论上进行研究、开拓。这种研究，必然会涉及到语体、风格以及修辞学体系等问题，这些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下转第53页）